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綠葉底故事

蕭軍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三十卷
第六集

星	葉紫	長篇	髮的故事	巴金	短篇
栗子	蕭乾	短篇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	綠葉的故事	蕭軍	散文
夜景	艾蕪	短篇	橋	悄吟	散文
春風	張天翼	短篇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
黃沙	靳以	短篇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
達生篇	萬迪鶴	短篇	日出	曹禺	劇本
小巫集	癸如	短篇	運河	臧克家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二十六年三月再版

序

兩個集子全弄好了——江上和綠葉底故事——本想就這樣交出去算了，不再添加什麼，可是又好像有點不甘心。而寫又想不出寫什麼。在心窩裏總像有誰給注滿了鉛，沉重，呆板！也許是爲了今天天氣太暖了的緣故。

我是在北滿洲生長大的，我愛那白得沒有限際的雪原，我愛那高得沒有限度的藍天；我愛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的銀子鑄成似的樺樹和白楊標直的軀幹；我愛那濤沫似的牛羊羣，更是那些慍悍而爽直的人民……雖然那雪和風會像刀似的刮着我們的臉，裂着我們底皮膚……但是我愛他們，我離開他們我的靈魂感到了寂寞！我缺乏那雪原製造出來的空氣，我的肺臟一天一天地感到麻痺了！一天一天地減低了伸縮的機能！我不愛這江南的春天，雖然全說牠有詩一般的美麗。但是：

我沒有家了！

一一

這裏集合了十幾篇短文和幾十首詩。短文，自己看來大致還通順，雖然內容很不整齊，實際在我過去的生活也就是這樣的不整齊。至於詩呢，凡是我所熟識的朋友們，全說不高明，而我自己卻很愛牠們。即使再不高明些，恐怕自己也沒有斷然捨棄的魄力。——如果不愛牠，現在也就不把牠編印出來了：浪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別人的財力和時間。在一個人過度愛惜自己的什麼時，往往會喪卻了理性，變成一條自私的蟲子。

我也曾寫過幾篇小說。平常把自己的小說從頭讀一遍，這是很少有的事。可是每當一翻書篋子，只要遇到抄錄這詩底冊子時，常常要把開書篋子尋找什麼東西的主題忘掉了。起始是讀一兩句，一首，兩首……這樣總是把所有全部讀完才能能

何才能記憶起自己是在準備要幹什麼。

『我的詩怎樣？』我也常常這樣問人。而被問的無論女人或男人，總是沒有什麼確定的回答，祇是頭搖一搖，嘴角閉得很嚴緊地笑一笑；有的連頭也不搖，祇笑笑就完了。我也祇是笑笑就完了，自己並不生氣。

二一

如今零零碎碎我又把牠們抄了一遍。

在編起這集子時，雖然也犯了不僅幾次的躊躇，覺得怪羞答答！可是記得魯迅先生曾說過：『不要害羞自己的兒時……』於是就編牠起來。這裏所收的大都是不高明的情詩，花兒草兒當所不免。另外雖然也有些不盡是「給姑娘們」的，不過大多數還是爲自己而寫下的，我沒有什麼理由來掩飾這。如果企圖漂漂亮亮說，就算作過去自己生活的一點腳跡。此外也還有一些短文和詩，那不便收在這裏了，也不

必收在這裏了。

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以前，無論是短文或詩，全是在「王道」治下的「滿洲國」寫下的，隨便刊在一些報紙中。六月以後便是在青島和上海寫下的，也是隨便刊在一些刊物中。無論在「王道」治下底「滿洲國」還是在祖國，慚愧得很！一檢點自己的短文和詩的內容，並沒有什麼長進！雖然這相距已經快兩個年頭了。前面說過：我不愛這美麗的有詩意的江南底春天……

一九三六，四，六夜。上海。

目錄

序.....一

散文

綠葉底故事.....三

藥.....一三

給朋友們.....二〇

好美麗的地方.....二三

消息.....二五

爲了活.....二八

一隻小羊……………三三一

大連丸上……………四三

十月……………五三

「死魂靈」……………六五

詩

魚的羔羊……………七五

將睡着底心兒……………八一

共同所有之外……………八四

留別……………八七

讀詩……………九五

波頭底落葉……………九七

愛之播種·····	一〇一
蕉心·····	一〇五
世界底未來·····	一一二
可憐的舌頭·····	一一八
爲了美麗·····	一二四
夜深時·····	一二七
咬緊顎骨·····	一三〇
關於詩人底話·····	一三四
碼頭夫·····	一三七
「無錢的猶太人」·····	一四二
瘖啞了的三弦琴·····	一四五
葬曲·····	一四九

去年的春風裏·····	一五二
你常常問我·····	一五四
待醉一回吧·····	一五六
禱告·····	一五八
悵望·····	一六一
鞭撻我自己·····	一六四
心·····	一六六
好輕鬆的·····	一六八
秋葉·····	一七三
我家在滿洲·····	一七五
一隻不祥的鳥兒·····	一七七

散
文

綠葉底故事

偶然偷到了一片綠葉，葉雖然是一片，偷雖是偶然一次，這畢竟也是偷。無論在法律上要受到應得的處分；就是人們——君子一類的——所謂不苟取的道德原則上，也要受到不可綰的「細人無行」罪。

所幸被偷的物主沒獲得我；又幸我不是個什麼君子，君子們的道德原則就用了不着我來遵守了。這片綠葉無疑是偷得很安全：既不受法律上的制裁，也沒良心上的愧悔，那綠葉就如我自己的一樣，現在是被我釘在了自己屋中的牆壁上。枯乾了的原先那一片，我掀牠下來，拖向屋的一個角落：牠老了，枯了，沒了湛綠的顏色了……雖然原先我也曾愛過牠，如現在的這片一樣，現在牠卻要去作我燒飯的燃料。

『這片綠葉你從那裏得到的？——是這樣的綠啊！』

她說着，讚嘆着，臉上跳躍着孩子似的歡欣……一隻手臂勾緊我的脖子，另一隻手還在頻頻地指點着，揮動着……

「這樣湛綠的葉能拾到嗎？」

「偷的——」

她的眼射着我的眼，這卻使我不好意思承認下來了。我說：

「讓你是個乖傢伙吧……就算是……」

「就算？」她嘻笑着說：「我記得我們所認識的朋友家裏沒有這樣樹麼……」

有，葉子也決不能夠這樣綠啊！除開偷……大路上那裏會拾到……」

她嫌我釘的地位不好，又自己動手將那葉子掀下來重新拭抹了一遍，而後又將四圍的牆審視了一刻，纔釘上了。而位置仍是我原先釘過的地方，也就是被拋開那片準備作燃料的枯葉，曾佔據過的地方。祇是角度略改變了一點——起先是有着六十度的傾斜，現在近乎四十五度了。——那原有懸在的，用線連穿在一起三顆

重疊着象徵着心形的假珊瑚，也仍復被偎抱在那湛綠的葉心中間，她纔又回歸到我的身邊並立着說：

『你看……那綠湛湛的葉，偎抱着三顆被連結的心，紅瑩瑩的心，該是怎樣美呀！』

『是的，真美！——三顆心全是誰的呢？』

『怎麼……你故意地挑皮嗎？……』

她好像在生氣了，而又在笑，睜了我一眼接了說：『……一顆是我的……一顆是你的，另外的那顆是我們兩個共同所有……也是人類共同所有……』

『那顆是你的？那顆是我的？又那一顆是我們共同所有——全人類共同的所
有……』

『就是在下面的那一顆……在我們兩個並排着兩顆的下面那一顆——是
我們共同所有……全人類所有……』

『共同所有的一顆利己的心嗎？吃人和殺人的心嗎？不負責任的心嗎？還是偷和掠奪的心……』

她不提防我又說出這些無味的渺茫的閒話來，楞楞地看着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在我的臉中間常是不馴順地蹲踞着，這時也許特別在抽動。

『你常是這樣小題大作……發一些感慨和議論……自己不覺得無聊麼？』
她沉靜着臉色說。

『是……儘說這些廢話……實在無聊！——我們到公園去走一走吧？』
她同意了我的提議。

草的氣息嗅到了。甬路上冬天遺剩下來的落葉，早被園丁掃堆在一起，焚成了灰燼。於今滿鋪了細沙，行在這細沙上面你不必耽心你的鞋子，更不必耽心跌倒擦破你的鼻子。那沙裏面所有的石塊，只要大一些或是有一些稜角的，早是被他們剔除淨盡。這所有的全是經過了細孔的鐵篩。這全是爲了有閒的人們底幸福而設的。

我們穿走着橫橫縱縱的甬路和木造的橋……。

狼和鷺鷹在鐵閘裏面試着牠們的牙爪，有時是裂食着豢養人們給與牠們的肉，耕牛和輓馬的肉！

池水更是顯得乾涸了。原因是松花江的水位低落了，這裏也就不能分流。

水面還在皺着可憐的波……

有幾顆特殊的樹，牠們自己已是裝上了淺淡的綠葉。啊，綠葉！但那葉卻嫩薄得似乎要被春風吹裂開。

『看那綠葉。』

『那葉並不綠，祇是嫩黃。』

『嫩黃一轉變便是綠的。』

『啊呀，什麼全會轉變啊！無怪人們說：宇宙中的一切，全在轉變。』

我笑了。我笑她常是被孩子氣充沛着。也許正因為她是個孩子——雖然她已